

城市与水系

苏州河重生记

本报记者 李 景

“多年前，苏州河边没有垂柳，没有树木，河风吹过能闻到恶臭之味，河面死气沉沉，无声无息、无鱼无虾……”这是一段来自上海中学生作文的描述。养育了申城百姓的“母亲河”，曾是一条“黑河”“臭河”。

在老一辈上海人眼中，苏州河几经沉浮，从上世纪50年代的“淘米洗菜”到80年代的“鱼虾绝代”再到如今的“人见人爱”，这条河流见证了民生的改善，支撑了城市的发展，映射了时代的变迁，更讲述了一段从“人水矛盾”到“人水和谐”的上海故事。

涅槃

苏州河源自太湖，经苏州进入上海，途经上海中心城区，最后汇入黄浦江，在上海境内全长53.2公里。苏州河水原本是清澈见底的，但随着上海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工厂大量增加，人口密度不断加大，大量生活污水与工业废水等未经处理，直接排入苏州河。到1978年，苏州河在上海境内全部遭受污染，市区河段终年黑臭，鱼虾绝迹路人掩鼻。

当年，在外滩苏州河与黄浦江交界处，那道著名的“江河黑黄分界线”提醒着人们不要以牺牲环境作为发展代价，严重的污染不仅破坏了城市环境，更影响着市民的饮水健康和农产品的质量，制约着上海市的发展进程。

“苏州河的污染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远远落后于城市的发展速度，使苏州河成了市区企业和居民天然的排污场所。”上海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经济日报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市区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每日约为490万立方米，其中300万立方米不经任何处理直接通过管道排入黄浦江、苏州河等河道，导致苏州河及其10余条支流终年黑臭。

“70后”王玲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正好赶上了苏州河污染的“加速期”，看着母亲河一天天变得“黑如墨”“臭如粪”，如何让苏州河“重生”成了他们这代人共同的愿望。

“1998年，我得偿所愿，大学刚毕业就进入污水处理行业，一方面是因为情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污水处理在当年是‘吃香’的朝阳行业。”王玲入行的那年，上海市通过了《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方案》，正式开始实施以消除黑臭为目标的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一期工程（“苏一期”），轰轰烈烈的苏州河综合治理工作也让环保产业迎来大发展。

前三期治理工程总计投入140亿元，第四期预计投入254亿元。通过截污纳管、清淤疏浚、污水处理、综合调水，泵站改造、拆除搬迁，生态修复、景观提升等综合治理系列工程，截至去年底，苏州河干流水质达到Ⅳ类，支流基本消除劣Ⅴ类。

“苏四期”的背后藏着一连串令人称奇的数字：上海已在全市范围内完成了42.5公里的苏州河两岸贯通，1864条段、1756公里城乡中小河道的整治，打通了断头河3000多条，完成4200多个小区和1.7万个市政企事业单位的问题改造，完成1700多个直排污染源的截污纳管和54座雨水泵站的治理，城市污水处理能力达到了840万立方米/天。

那条印象中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苏州河“重生”了。

蜕变

先进的工艺优化了出水水质，数字化的设备实时联网监测排入苏州河的出水水质，花园式的厂区甚至成了附近居民的休闲去处……记者怎么也想不到，在地处长宁区、闵行区交界处的虹桥污水处理厂会看到这样的景象。

“没有机器的轰鸣，没有污水的异味，现在的污水处理厂跟以前相比已经大不一样了。”从事污水处理工作30余年的虹桥污水处理厂厂长曹隽全程参与了苏州河的污水处理工程，见证了“黑臭河道”变成“碧水荡漾”。在他看来，污水处理厂的改造升级就是苏州河告别污染的驱动力。

“污水处理能力建设对河湖治理至关重要。”曹隽一边介绍着偌大的厂区一边告诉记者，以前的污水处理厂规模很小，处理标准也不高，每天几万立方米的处理能力都算大厂，而现在的虹桥污水处理厂已具备20万立方米/天的处理能力，出水达到一级A标准。随着污水处理厂扩容及改造工程实施，以及一批污水处理厂的兴建，上海市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污水处理供需矛盾，更多优质再生水流入苏州河。

在厂区出水口，曹隽取出一杯处理好的、即将排入苏州河的水样本，只见水质清澈晶莹，没有任何杂质异物，很难想象这杯水的前身竟是又脏又臭的生活污水。污水变清水，这背后是工艺的进步，预处理、二级生物处理、深度处理、尾水消毒等多种现代工艺，保证了污水处理的质量。

“苏州河水环境的改善除了好工艺，更要好管理，不仅要靠人脑，更要靠电脑。”曹隽表示，以虹桥污水处理厂生产运行监控系统为例，其监控的水质信息在平台上一目了然，以前需要现场巡检、化验的水质检查，如今都可以采用自动化远程视频监控的形式完成，使得水质监测节省了人力资源，同时也变得更加科学精准。

“为了监控预警、达标排放，建立了全方位、全时段的出水水质监控体系。在线仪表数据同时上传至区、市、国家环保平台，接受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督。”曹隽介绍，该厂上级母公司内部还建立了厂级、公司级中控水质监控和异常运行体系，一旦发现污水厂出水水质异常，马上就能预警处理，确保连续稳定达标排放。

共生

“村民翻建、改建房屋，雨污水排放必须符合分流标准；爱护河道，不将垃圾、粪便等污染物倒入河道中污染源……”在上海闵行区华漕镇赵家村，村里张贴着这样的村民自治公约。

“如今，村民们都愿意共同维护苏州河的水环境了。”华漕镇赵家村党总支书记、河长马明告诉记者，苏州河支流李库江、周泾港流经赵家村，从前这里水环境污染严重，近年来通过围绕以水环境治理建设美丽乡村，打通村内河道水系增强区域水动力，打造三级河长机制强化办事效率，建立界河共建机制共同维护苏州河水环境。村里的环境好了，村民也随之形成了环境共治的理念。“现在，如果发现有人在河边洗衣服、有人往河里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一定会有村民出面制止，大家都能做到共同爱护环境。”马明说。

“要知道，2017年华漕

镇178条河道水质达标率仅约10%，黑臭水体数量可是‘全区之最’。”2017年，临危受命的金文担任华漕镇水务站站长，他带领华漕镇对境内黑臭河道下狠劲治理。从河道到岸上、从农村到社区、从底泥疏浚到生态修复、从管网改造到泵站建设，蹚出了一条多效协同的治水之路。

经过近3年的河道综合治理，华漕镇水面积增加了10万多平方米。到2019年底，华漕镇河道水质达标率95%以上。如今，岸边白鹭飞，水中鱼儿游，村里人再也不喊着搬出村了。

水环境好了，经济效益也越发凸显。如今的赵家村里建起了民宿、会员制农场以及亲子教育基地，不少企业看中这里的水景纷纷入驻兴业，绿水青山实实在在地转化成金山银山。

走在赵家村最美河道周泾港沿岸，记者看到了正在巡河的华漕镇副镇长、副总河长喻文熙，只见他拿着手机走走拍拍，不时还在手机上做些记录。经介绍，原来喻文熙正利用上海河长APP进行巡河，在过程中发现问题可通过语音、照片、视频、文字等载体上传到上海市河长制工作平台系统，并及时推进问题解决。

“上海城依水而建，上海人依水而生。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百姓与水的关系更加亲密，更加意识到水的珍贵，意识到水保护的重要性。无论是小到一个个村落的支流，还是大到一个城市的干流，我们都要守土有责，保护好一方水土，消弭人水之间的矛盾，构建人水之间的和谐，我们将得到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喻文熙说。



长治方能久清

李 景

说起治理苏州河的历程，最早可以追溯到33年前，早在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一期工程之前，1988年到1993年期间，上海市就实施了合流污水治理一期工程，截流了120万立方米直排苏州河污水，为未来的苏州河治理取得全面成功打下坚实基础。

事实上，无论是早期的治理，还是后来的系统性综合治理，上海对水污染治理的顶层设计和具体部署都是长期的系统性工程。毕竟，苏州河的水环境污染是长期形成的，甚至是近百年来上海在工业化过程中忽视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付出的惨痛代价，因此水污染治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回顾苏州河33年的治理历程，最重

要的经验做法就是政府持之以恒的重视和连续性的政策机制保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期苏州河综合治理的阶段性和具体目标都是符合实际、脚踏实地的，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一步一个脚印地持续推进。

综合施策、长期坚持，总体谋划、久久为功，在政府管理和公众参与的共同配合下，苏州河才能实现长治久清。

当前，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已成为上海重要的“形象工程”，这意味着它不仅是一条河的环保问题，更是上海生态环境的代言人。治理苏州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不断改善上海的精神面貌，更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世纪工程”。

因此，在当前“人水和谐”、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理念深入人心的条件下，上海要守住苏州河的治理成果，进一步落实苏州河长效管理机制，让水清岸绿的苏州河福泽后代。

生态谈

伊犁河谷樱桃甜

本报记者 耿丹丹

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呼吉尔特蒙古族乡的千亩樱桃园基地，工人们正在忙着采摘、装箱、搬运……“樱桃采摘一天可得到100元收入，每年靠着樱桃园能挣几千元。”工人莎吉黛·米吉提说道。

“我们的樱桃采摘季从6月中旬开始，目前已经进入了尾声。”樱桃园管理企业特克斯县砺剑锋农林科技有限公司电商部销售负责人张亚楠说，为了拓展销路，企业建起了自己的电商平台，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樱桃俏销全国。“樱桃主要销往周边县市以及乌鲁木齐、北京、上海等地。由于是晚熟樱桃，一公斤138元，这一季，樱桃销售总额已达390万余元。”

俗话说，樱桃好吃树难栽。“选在伊犁河谷地区种植樱桃，就是因为这里有着优越的水土光热资源。”特克斯县农业农村局菜篮子工程办公室技术员郝骏介绍。

伊犁河谷位于新疆西北角，天山山脉西部，三面环山。这里四季分明，日照充足，有着“塞外江南”之称，特克斯县就

属于伊犁河谷地区。近年来，特克斯县依据独特的气候、水土、光热资源，大力发展核桃、西梅、树上干杏、樱桃等特色林果业。

砺剑锋农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军介绍，依托当地的自然环境，公司从2009年开始引种樱桃。除了结合本地自然资源和地理优势，还通过和专业农业院校合作研究，对品种进行改良，通过高密度栽培、水肥一体化的有机农业模式，因地制宜选育出适合本地种植的美早、萨米托、萨米豆等23个品种，形成特克斯地理特色果品。“我们从试种到扩繁历时10余年，采用有机绿色的管理模式，建立了集品种选育、示范、推广种植、技术服务为一体的新型农业产业体系，产出的樱桃口感、品质、果糖度都很好。”

阔克苏乡居民海日古丽·阿里木江就是樱桃产业发展的受益者。她把家里的30余亩土地流转给了企业，土地承包的年收入超过1万元。同时，她又在企业务工挣钱。“我在这工作快6年了，育苗、种植、田间管理我都在行。”海日古丽·阿里木江说，每月工资3000余元，工作稳定，还学会了技术。“以后我还打算自己种樱桃。”

近年来，当地设施农业的发展业为樱桃产业“添砖加瓦”。特克斯县以27栋温室为基础，以生产特色林果、草莓、大樱桃和彩色造型苗木、花卉为主。“借助智能化的温室大棚，保持棚内温度湿度稳定，樱桃采摘季节有望从4月一直持续到10月，樱桃经济效益得到进一步提升。”张军说。

为拉长产业链，樱桃基地还衍生出体验采摘乐趣和樱桃树认养等服务。不久前，来自北京的游客李灵丽就认养了一棵樱桃树。每逢采摘时节，樱桃树认养人既可自己到樱桃地采摘樱桃，也可以请基地邮寄到指定地点。“我在树上挂了认养牌，发了证书，之后5年我就能关注果树生长，等着收获100公斤的樱桃。”李灵丽说道。

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只是特克斯县特色林果产业发展的第一步，优化种植结构，促进当地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才是目的。“我们还将发挥企业优势，计划将樱桃种植面积扩大到1万亩，并形成以樱桃为主的精细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链，让樱桃成为更多农牧民增收的新路径。”张军说。



图① 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是上海城区著名景点。
图② 上海浙江路桥的灯光映照在苏州河上，形成美丽的倒影。
图③ 苏州河汇入黄浦江。

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李 景摄

本版编辑 陈莹莹 徐晓燕 美 编 倪梦婷